

吳鼎新  
民先與共

# 民言

印編部版出學大民國東廣

## 發刊詞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吳鼎新

天下之倒行逆施喪心病狂者。莫有過於汪精衛之甘心賣國者也。夫暴日處心積慮。作征服中國即以征服全球之迷夢已數十年於茲矣。其對我國之覬覦。實起於歷史之觀念。以爲遼金元清之皇運爲可幸而致也。故不惜蔑視國聯。撕毀公約。冒天下之六不韙。而發七七之難。萬不料我之能集全民以抗戰也。我國十年以來。全國人士。在最高領袖提挈指導之下。本三民主義之原理。作新生活之運動。早以明白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萬眾一心。化除畛域。已非復往日醉生夢死之吳下阿蒙。茲者抗戰已過一千餘日。暴敵之泥足愈踏愈深。其兵財兩源。亦愈來愈細。長此以往。勢必不支。崩潰之期。當在不遠。彼方人士。稍明事理者。莫不寒心。於是極力製造傀儡。以期以華制華。今日之傀儡。即爲彼用以拔出泥足之人。汪氏非不深知此理。而竟利令智昏。甘爲敵用。認賊作父。以圖實現倭人對歷史上所起之非分妄念。此誠爲親者所痛。而爲讐者所快也。我國今日愈戰愈強。早操勝算。此種廢癯腐齒。何關大局。然防毒之道。名醫所貴。中央現已宣示正義。昭告有衆。吾輩爲擁護中央抗戰國策。團結全民抗戰決心。亦不能不作討奸鋤亂之舉。此「民言」之所由作也。孔子曰「鳴鼓而攻」邦人君子。盍興乎來。

# 由善惡是非說到汪精衛必然降日

盧熙仲

## (一)

中國社會上流行着這樣兩句話：「天下無絕對的善惡，也無絕對的是非」。這話我們聽來，不覺得十分逆耳；在某一個時間，或對某一件事來說，我們有時不單是不反對，而且給以相當的同情。且有時認之為處世哲學中一條頗值得取法的原則，如果某一個人「書之於紳」，用之以作對事對人的南針，還博得社會上不知幾許人士的贊佩，稱之為君子，或忠厚長者。例如，「這位君子，或忠厚長者」，批評某一個世界上最壞的人。他說他雖然壞到如此如此；但是他也有如此如此的好處。中國社會上普通人聽着，不惟不說這位「君子或忠厚長者」真是一頭腦糊塗的人却；稱之對人不為已甚，有士君子之風的好人。故此，中國社會上有大部人，深受這種「處世哲學」所薰陶，論事論人，不下真正是非善惡的判斷，而中國亦成一個不十分講真正是非善惡的社會了！

此種現象的形成，完全由中國人好用直覺與感情，和慣於接受傳統觀念，而缺乏理智訓練與不慣於用理智以作批判人事的工

具所致。雖然，我們承認，人間世的所謂是非善惡，有了空間性與時間性的關係。即言之，有某一種事情，在英國今日的社會認之為善者；而我們中國人視之則為惡，這是空間的關係。雖然中英兩國共同生存於二十世紀之中，以時間言，則相同；然而中英兩國，有了地理上的隔離，中英兩國的個人與社會底生活態度絕不一致，所以，他們兩大國的人民是非善惡的標準，則不相同。又如，即以同一國度而言，有某種事情，往古認為絕對善或是者；到了另一個時代，則認之為惡或非。例如，我們中國，清代以前，婦人殉夫，是為節。如果某一個婦人的殉夫了，不獨該婦人的夫家與母家，均認為一件善事，而政府亦為之褒獎，以勵來茲。可是，在我們生存的今日，除了一些遺老遺少之外，均目之為非人道的行為，社會與國家，應當絕對禁止之。雖然此種行為，其發生的地點，則為中國；因為了時代不同，同一種行為，而有彼此善惡與是非之別。

由此以談，天下間事的善惡與是非，有了空間與時間的關係，而失了牠們的永久絕對性。我們上面所說的「天下無絕對善惡，

也無絕對是非」的話。似乎沒有疑義，且有相當的正確性了。這也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假定。雖然我們相信天下間沒有所謂永久不變的善惡是非；我們也絕對相信，在某一個空間與時間之內，却有絕對的善惡是非。譬如，子弑其父，不管在中國或在歐美，在今日來言，是一件惡事，無論何人，則沒有異議的。又如一個人出賣其祖國，私通敵人，不管他是秦檜或吳三桂，都是惡人，我們亦不能反對的。明乎此，我們可進而作楚非善惡之辯，並可以論今日之汪精衛與他的黨徒了。

(一)

汪精衛是惡人。除了他的「同道」中人之外，中國四萬萬人共同承認的。他與他的黨徒，是我們中國人的敵人，也是沒有人反對的。何以故哩？因為他與他的黨徒是漢奸，他們向日本投降出賣我們中國。他是秦檜與吳三桂的第二，秦吳是已往中國千古的罪人，所以汪精衛亦是中國今日與以後的千古罪人。執此以論，在是非善惡的範圍裡，是有絕對性的存在。我們不用再費詞以討論之者了。

汪精衛，無論從空間來說，或從時間來說，以事實與他的行動來證明，他是一個惡人的最高的典型，已成了公論。汪精衛是一個小有聰明的政客，何以他明知行爲不見容於中國人，却斷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自投於罪惡的範圍以內哩？一方面，固然由於他深心自我體會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天下無絕對的善惡，

也無絕對的是非」的話，強爲自解，或曲解，以指導他作漢奸行的信條。並且抱上一些「英雄主義」的態度，他以為善惡是非，他作古。換言之，他自信「善」與「是」，他比其他人認識得較爲清楚。今日的行爲，是善是惡，天下後世自有公評，不必與時人作口舌之爭。所以他敢作敢爲，連賣國當也去做了。

另一方面，則由於他的品學修養缺乏所致。汪精衛本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他的品格是建築在於劣雜元素之上。檢討他的生平行跡，自開始參加社會事業以至今日的當日本人的傀儡。雖近二十年來曾握全國黨政最高權，地位不爲不高，權力不爲不大。

創刊號 目次

發刊詞

由善惡是非說到汪精衛必然降日

汪偽組織成立的企圖及其失敗之必然性

以民族道德來擊破敵偽的「文化攻勢」

日閥的陰謀與汪逆的罪惡

日閥爲什麼要搬出汪偽組織來？

汪精衛在法律上應受之刑罰

如何紀念今年的五九

不堅定的往下墜

猴子戲

放臭屁

吳鼎新

盧熙仲

朱勉躬

黃軼球

林煥平

楊夷

李薰熹

平

摩爾煥

吉岸·黃茅

黃耕

但我們細察其行跡，沒有一件事，有利於國家民族。對黨既沒有參法。對政亦無所貢獻。日在於大言取巧，以惑衆聽，盜竊虛聲，行無所事。自己絕無自信之力，國家一切用人行政大計，均取決於婦人。所有日常言動，多出之以假情僞意，以蓋其詐，今日大倡容共，明日則又反共。前日主張抗日，轉瞬則又降日。對於任何大小公私之事，絕沒有一定主張。刻刻徬徨，惟權利之所是視；苟個人權利發生影響時，不單是向人搖尾乞憐，並且每作婦人意態，流淚啼哭，如喪考妣，以希企他人之諒解，保持其個人祿位。前事分明，國人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實非著者私自杜撰，以妄加汪逆之罪。

其所以如此者，固然由於他的天性如此，而他沒有真實經濟學問，亦爲一大原因。汪逆每以學者自命，平日又高唱什麼所謂民主政治。究其實，他除了寫三兩首風情古詩或小詞，學學李清照納蘭容若之流以排愁解悶之外。其他真正的政治學與經濟學，則無一能深切了解者。故他三十年來，所發表之政論，沒有一篇稱得上是有科學價值的文章。雖有時能寫一些富有感情的短文，然一經分析，則不獨沒有高深的學理，連比較過得的見解，也找不出來。事實俱在，絕非誣枉苟。讀者不信，可將汪逆已刊行的論文集一一看過，自可置信。對於汪逆的人格，認識更其深刻；對於他平日所發表的欺世盜名的狂言，理解得更其清楚。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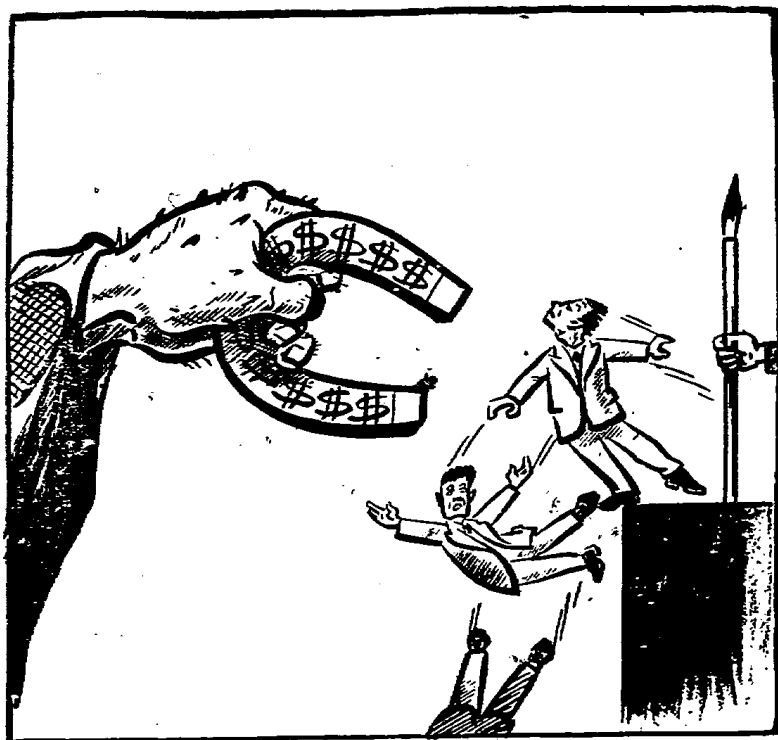
以這樣一個愚而好自用的人。既沒有純正的人格，也沒有高深的學問；而却有了一副搖擺不定的心腸，作惡不妨我來的抱負，好官自我爲之的勇氣昭吳，賣國亦當我幹的態度。我們明白這一切的一切。汪逆之由國民黨副魁參政會議長而搖身一變，而爲漢奸的首領。出賣黨國，出賣朋友，事有所必致，理有所固然，我們無所用其思疑，更無需乎以仁者之心，而爲汪逆惜。蓋宇宙間勿論那一個人，也不管他生於那一個國度，人既無品，又無學養。求他爲善人君子，自然等於緣木求魚；任他爲惡，則自然如願。何況如汪逆之流，早年已盜了革命偉人的虛名，中間又爲中國一個最大的政黨，奉之爲領袖，授之以政權，委之以重任。到了今日年過五十有多的人，權勢在手，心緒游離，自然無事不可爲，亦無事無不敢爲。

還有，汪逆既有上述的條件，我們敢必他必成爲漢奸，但汪逆對於客觀事態的認識，絕對朦朧，也可使其成爲漢奸元素之一。在他的意念中，以爲暴力來對付暴力，中國必非暴目的敵手。因中國軍事器材不如人，乃就斷定中國若不及早降於敵人；結果，亦必然爲敵人所滅。以其必爲敵人所滅，不如及早與敵人和，在垂危一髮千鈞之際，或可「救中國」於不亡。這是汪逆的實認識自我的見解，這是汪逆觀察實現的最大錯誤。他爲個人間所限，忘却了人力的因素，與夫民族意識的潛藏力。中國人

之繁，近代世界各國中，無可以倫比的。這樣龐大的人力，在軍事上，佔有了很重要的位置，而軍事專家所共同承認的。況且歐洲民族主義的思潮，隨其他的勢力，到了中國，將及半世紀。這種新興勢力，已左右了十九世紀歐洲政治的動向，形成今日的局面。而中國亦對此新的浪潮，發生巨大的回響。牠對於任何政治壓力，都給以強力的反抗，保存牠的生命，並且有時能消滅了牠的敵人，而完成牠自我新生的使命。關於這一個問題，汪逆懵然不知。一惟崇拜暴力，畏懼暴力，甚至結果，乃投降於暴力之前，這亦是汪逆必不能逃避成爲漢奸的自然結論。

## (四)

從上面的分晰，確定了汪逆必成爲漢奸的必然論。同時，如我們在本文開始所說，以事實的推證，說明汪逆是一個惡人，汪逆現在已爲全世界有識者所共棄，我們在此不欲再有所討論了。



墜下往的定堅不：換爾摩

而又沒有如汪逆與他已出面的黨徒那樣魄力與勇氣，敢作敢爲，那就更連作惡的資格都沒有了，更值不得我們現在來討論了。

但隱迷在汪逆所張開的靡幕之後，在政治舞台上，在學術園地裡，還有無窮盡的大小無賴之徒，鼠奔蛇走，預備爲汪逆捧場，爲汪氏作輪夫。至於有些失意政客，無耻學棍，日在準備作漢奸，

## 汪偽組織成立的企圖及其失敗之必然性

朱勉躬

### (一) 汪偽組織成立

快三年的戰爭，日閥在中國的泥足，是愈陷愈深，精疲力竭，怎樣趕快在潰敗之前拔脫出來，就成爲最焦慮而又極困難的問題；所以，「結束事變」的要求，便被提上了軍事、政治、外交、經濟各部門的議程，變做一切論辯，爭鬥的中心，每一個敵國國民的神經，都爲此而緊張着。

所謂「結束事變」，擺在眼前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把整個中國征服，一條是根本放棄侵略。從第一條路來說：雖是日閥最理想的途徑，可是現實無情，三十多個月來的經驗，已證明力量不足，打下去，只有中。愈戰愈強，敵國愈戰愈弱，光用武力征服中國，是此路不通了；從第二條路來說：和第一條路恰恰相反，日閥侵略中國，並不單純是幾個野心家的瘋狂行徑，而是整個日本獨佔資本的社會機構的要求，除非根本否定了這個體制，否則要它就這樣放棄一貫的國策，是絕無此理的。

不用說，日閥還是走第一條路的，只是在方法上來一個轉換而已。因此，這幾個月來，敵人的政治進攻，已提到軍事進攻之

上，政治進攻，成爲當前主要的方法，雖然日閥仍沒有停止了軍事進攻，如某一些攻勢及所謂「掃蕩」戰繼續進行，但也是配合着政治進攻而已！

在日閥加緊政治進攻中，汪派漢奸的被利用，自然是意中之事，而汪家班遂于去月三十日在南京開演其醜劇，大小漢奸各以傀儡性粉墨登場，「亡華特使」阿部也以數日前以「朝鮮總督」的姿態抵寧，執行「後台監督」工作。

### (二) 汪偽組織成立的企圖

蔣委員長在日汪密約揭露後，早就說過：汪逆簽訂了亡國條件後，再打算如何做，這問題是「不重要，不值得注意的」。因爲汪逆已是「尸居餘氣」，起不了多大作用。不過，日閥一製造這偽組織的陰謀，却不可無視；因之，我們試指出下列點：

A 欺騙民衆——日閥師出無名，本已得不到國民的擁護，加之以師老無功，死傷過一百萬名，耗財達二百億圓，經濟凋，民生疾苦，厭戰的情緒已十分流行，反戰的醞釀也秘密發展

爲着緩和這種國內危機，不能不要這一套，藉此以欺騙民衆，安定侵略後方。

B 欺騙國際——日閥爲了掩飾其侵華戰事的目的，爲了挽救它國際孤立的危機，欲藉汪偽組織的成立，來轉變國際的觀感，甚或進一步，用懷柔和威脅的手段，誘脅第三國作法律上或事實上的承認，合法化它的掠奪贓物。

C 以華制華——日閥在一貫的以華制華政策之下，排演了汪偽組織，造成了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主體，掩耳盜鈴地「合法化」了這亡華條約，再由東方佛朗哥式的汪逆，執行主子的命令，分化抗戰陣營，「安定」淪陷區秩序，好實現日閥的亡華陰謀，「以戰養戰」毒計。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便可明瞭日閥是多麼陰險，多麼無恥，多麼焦灼，多麼窘迫！

### (三)汪偽組織失敗的必然性

汪偽組織的出現，是日閥侵畧中國最後掙扎中的一張牌，這張紙牌，必然是輸的，日閥也不是不知道，然而明知也要拿出來，其不得已的窘狀，已是「捉襟見肘」；至於汪逆本身，本已是個「行尸走肉」，入到他自己從前認定是攻幕的南京去，更加變成了一塚中枯骨。

日閥已經是「捉襟見肘」，汪逆更變成「塚中枯骨」，這一

個沐猴而冠的偽組織的命運，已先天的注定了必然失敗，如果我們再把這個尸體解剖一下，便可知是遍體致命傷的。

A 缺乏法律基礎——在這裡談法律，幾乎覺得太侮辱了法律的尊嚴，汪偽組織的怪胎墮地，是處處都講求所謂「法律手續」的，但是，誠如國府的聲明所說「……此項組織，純爲日本軍閥所製造控制之傀儡，日本顯欲利用此項組織爲工具，以侵奪中國之主權，破壞其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并藉以推翻國際間之法律與秩序，毀滅九國公約，而將第三國在華之一切商務與利益，排除淨盡也，所有構成偽組織之人員，不過爲日本之奴隸，其喪盡道德廉恥與愛國天良，自不待言，此輩危害祖國，助長日軍侵畧，中國政府與人民視之爲國賊之尤者，應依法予以嚴處……」。

所以，汪逆的一切所謂「法律手續」，只是欺人自欺的把戲，并且，事實上，他們還是「通日叛國，逆跡昭著，顯屬觸犯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各款之罪」（軍法執行總監部判）的巨惡大慝！

B 缺乏理論基礎——汪逆的賣國罪行，雖然也有一派花言巧語來加以掩飾，甚至無恥地曲解「總理遺教，把「和平，奮鬥，救中國」的「和平」，曲解爲屈辱的和平，投降的和平；把「大亞細亞主義」，曲解爲亞洲者日本人之亞洲也的「八紘一宇」的主張。可是，拖人家綉裙遮自己臭腳的勾當，是瞞不過人家的，反倒暴露出理論的缺乏而已！參政會五屆大會一致通過發表討伐汪偽組織的電文，斥責他：「日降敵爲救國，稱亡國爲和平」便

是一語喝破！

C 缺乏民衆基礎——汪逆對民衆的欺騙，是極盡其拆白能事的。可是，自從抗戰以來，全國人民，都深明大義，敵愾同仇在領袖的領導下，茹苦含辛，堅貞淬礪，艱苦撐持大局。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精神的激發，爲數千年來歷史所僅見；多少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悲壯事跡，震撼世界人士的心靈。而對汪逆的背叛國家，出賣民族，尤其深惡痛絕，所以，汪逆要欺騙民衆，是絕不容易的，縱或有少數短視者流，一時上他大當，也要在殘酷的事實教訓下，很快的覺悟過來，成爲一個堅強的反對漢奸國賊的英勇戰士。

D. 缺乏經濟財政的基礎——說到汪偽組織的經濟財政基礎，更是缺乏得很！或許有人會以爲汪偽組織的地盤，本來是富庶之區，加以搜括，經濟財政基礎，當有可觀，殊不知事實上并不如此！汪偽組織的地盤，誠然是富庶之區，可是，一則在戰爭中給日閥的砲火摧毀了，二則劫後餘燼，也要歸日閥把持佔有，汪偽組織要求點餉餘，也不容易，我們看看去年八月，汪逆對主子提出「誠懇的願望」的結果，只獲得主子含糊的答覆：（1）四千萬元借款可以辦得到只要建立未來的偽中央政府，調整中日關係；（2）及一切其他過渡辦法的規定及實行。（3）海關稅收問題，在「原則」上由偽中央管理，但除外債借款外，其餘須支付與華北及內蒙偽府，目前仍應由橫濱正金銀行存管。（4）鹽稅在華北及

內蒙的，偽中央政府不能過問；蘇，浙皖三省的統稅，則「逐漸」歸還。和最近準備接收京滬，滬杭兩路的擱淺，諸如此類之事實，便可明白。

E 缺乏實力的基礎——汪逆逃出重慶時，日閥曾允許撥給軍械讓他訓練四十個師的。可是，在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裡，却把警察，軍隊武裝的配備，及軍事的設施，規定至少不能再少的程度，并且還要派遣顧問及教官來指揮及訓練。四十個師團的訓練，已杳無音息；而現在已有的偽軍，名義上華北偽軍六團歸「華北政委會綏靖署」管轄，華中偽軍歸任逆道援指揮，實際上都爲日閥特務機關或軍事顧問所操縱。影佐却說：「因爲汪先生沒有實力只得要求廣大的駐兵區」這一種置諸股掌之上而玩弄之情形，日方真是令人可憐可惱，而日閥不讓汪偽組織擁有實力，便昭然若揭，何況，由於民衆的覺悟，偽軍的日多反正，根本打擊了他的企圖？

從這個傷格看來，汪逆組織的終歸失敗，絕無疑義，成爲問題，只是在什麼時候而已！

#### （四）粉碎汪偽組織的辦法

汪偽組織的終歸失敗雖是命運注定了的，可是，如果我們不努力促進它的滅亡，則無殊讓它多做些壞事，多蒙一些損害，所以我們要講求粉碎汪偽組織的辦法。

A 擁護國策與領袖——我們要粉碎汪偽組織，打擊日閥陰謀



，使首先要堅決擁護抗戰建國的國策，熱誠擁護堅貞卓絕的領袖。在領袖領導之下，遵照國策，刻苦奮鬥，強弱戰鬥，達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任務，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B. 團結民族力量——現代戰爭是全部國力的決賽，誰的總動員工作做得最好，誰就有勝利的把握，尤其是我們以弱而大的中國，對抗強而小的日本，要爭得最後勝利，更非團結民衆力量不可，所以我們要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爲提，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爲原則，實行意志集中，不分畛域，不存成見，團結像一個人一般，然後才能發揮這無比的力量；粉碎汪偽組織，驅逐日寇出境！

C. 樹立天地正氣——蔣委員長在參政會五屆大會休會演詞裡說過：「只要我們全中國人民知道奸邪日賊在所必誅，華夏尊嚴在所必保，使正氣常存，正義彰明，任何強暴的敵人，決計亡不了中國」，又說：「拿我們中國從前歷史來說，每逢國家外寇侵凌大難當前的時候，最要緊的是在彰明是非，辨別邪正，我們不怕外患嚴重，只怕邪正不分，是非不明」，「由此可知，現時我們抗戰所最緊要的，是在發揚民族正氣，明春秋之義，嚴夷夏之分」，在領袖這個賢明 詔示之下，我們應知樹立天地正氣的原因了。

只要我們能够貫徹上面所縷舉的三點，我們就能够爭取反攻階段的早日來臨，把汪偽組織淹沒在燕子磯下，把日閥趕出了鴨綠江邊！



吉黃 座 子 猴 戲

## 以民族道德來擊破敵偽的「文化攻勢」

黃軼球

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

——顧亭林——

根據報章登載，敵偽於兵事疲敗之餘，妙想天開，竟發動所謂文化攻勢，一般大小漢奸，大吹大擂，想達到他們變亂是非，澈底賣國的目的。於是什麼「大亞洲主義」，什麼「闡明固有道德」，大放厥詞，欺瞞群衆，并以之作爲鐵路支配下奴化教育的第一綱領，以圖挽回敗滅的頹勢。然而兩年多的抗戰已給他們一個事實的答覆，任他們怎樣的「攻言如簧」，總不足以動搖我軍民一體抗戰的決心，他們的悖逆言論，似無庸費詞加以駁斥，亦不值浪費筆墨。惟近來頗有少數民族敗類，藉口維護禮教與風化而投降日本。他賣了國還措詞是替孔孟行道（見四月廿一日珠江日報第三版），我們站在「國家至上」的立場，對於誤入邪途的可憐者，不能不秉着「民族道德」的大義，破除他們的藉口，擊破敵偽的「文化攻勢」。

(一)

中國國命之所寄是在於「民族道德」，它是五千年文化的結晶，經過多少的災難磨劫，多少仁人志士的心血，培養成「禮義廉恥」的民族道德以維國命於不墜。而在國家危急的時候，凡屬國民，尤當懷然於知恥。

顧亭林日知錄廉恥篇說道：『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哉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無恥則無所不爲，……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雜釋引閻若文曰：『今人動稱廉恥，其實廉易而恥難。如公孫宏布被脫粟，不可謂不廉；而曲學阿世，何無恥也！馮道刻若儉約，不可謂不廉；而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也！蓋乃立身之大節，而乃根心之大德，故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僞。』

今日的漢奸，多屬當年的讀書人，不但不深自痛悔，還殘廢

以孔孟道德自飾其非，不但自喪個人的人格，還要造成更大的國恥。孔孟道德，本義微言，厥在春秋，孟子稱：『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孔子懼，作春秋』。『大義』在誅亂臣賊子，『微言』在為後王立法，公羊兼傳大義微言，發明春秋『大復讎』之義，最為深切，而對於知恥雪恥之道，論究亦至為透闢：

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可謂一針見血。恥莫大於國恥，日寇謀我，非今日始，重疊加諸我國的恥辱，創痛鉅深，凡有血氣之倫，正謀所以煎雪之道，這一次英勇的抗戰，正是民族道德的真表現，『大復讎』主義的實踐，血帳的清算！而一般認賊作父的漢奸，不以同胞之恥為恥，不以國家之恥為恥，猶復『巧言如簧』欺騙天下，欲率天下人而為禽獸，他們倡導的『固有道德』，也就是『東洋本位』的亡華道德！

## (一)

其次，他們的文化攻勢，就是收買無恥落魄的文人，出版報章雜誌，自己則肆肆狂論，要國民忘記祖先所創造的光榮史蹟，去瞻瞻也。

不惜偽造荒唐消息，發布各報，設

法流傳於各游擊區，從事謠言宣傳，企圖削弱我們抗戰的力量。謬論書報，約畧估計，當在百種以上。

他們的行為已不齒於人類，他們的言論更無重視的價值。『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楊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必有潘昂之九錫』，顧亭林以為一種是屬於奸犯上作亂之人，一種是屬於巧言令色之人。我以為今日的首要漢奸實兼二者而有之。他們未必盡是舊社會遺留下的渣滓，有一部分確還是從前在學術界有過相當地位的名人。無論渣滓也好，會做名人也好，所發的言論，有一點掩不住他們的醜態，就是『名實不符』。

孔子教訓我們：『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漢奸們所發表的狂論，可以掩飾他們賣國的行動嗎？我們很佩服他們居然『大義能為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明代理學家劉宗周有一句很確當的說話，以為『天下真才學，出於天下真操守』，我們判斷是非，原一可不必專注他們的言論，什麼『和平』，『文化』，『道德』，『聯日即救國』，『大亞洲主義』等一片胡言，只消一證他們過去的行徑，真相便露。他們平日沒有一個不是以富貴為壘斷，以叛逃為捷徑，舉祖宗遺賫的天下，拱手授人，雖盡宣傳的能事，安能掩藏醜惡的事實？秦檜的書法，嚴嵩，阮大 的詩作，何嘗不有相當的造就，但一念及他們的臭史，即有萬千作品，誰願舉手重翻？今日的漢奸宣傳家，可以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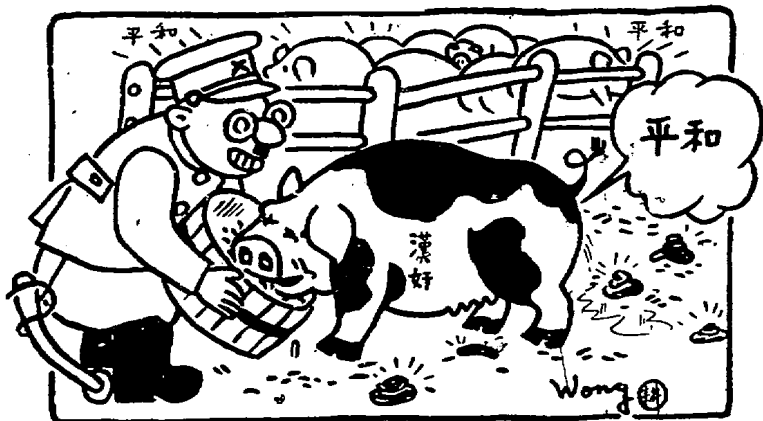
(三)

歷史上與中國並立的古國，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先後淪於滅亡或半獨立，唯我國至今，猶巍然獨存，這不能不有賴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道德」！歷史上樓箭有侯景，石敬瑭，張邦昌，劉豫，呂文煥，張弘範，吳三桂，洪承疇，終不能把我們民族道德毀滅！我們更有服膺民族道德的志士仁人，保障我們萬年不斷的國脈：

-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 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
-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鬼烈；
-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 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正氣歌

前歷史上死難烈士所構成的燦爛祖國，我們決不能有絲毫的改變！今日大小漢奸們雖費盡心機，以道德為烟幕，以和平為號召，大施其文化攻勢，無奈「名不正，言不順」，前途敗亡，可立而待。孔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投在偽組織高唱道德的漢奸們，無非都是朽木糞牆，由他們去吧！我們將以「民族道德」來粉碎他們的迷夢。



屁臭放：耕黃

## 日閥的陰謀與汪逆的罪惡

林煥平

抗戰到今日，我國最後勝利的基礎已經完全奠定，日閥在我國大陸的泥沼愈陷愈深，已接近他的崩潰期，這已經不是理論上的前途，而是鐵一樣的事實了。現在，因為一百多萬的日本壯丁在我國的大地上做了異域的冤鬼，另外還有三十八個師團一百多萬的軍隊在作戰着，造成了日本國內之空前的勞働力缺乏，再加上資源缺乏，軍需景氣的跛行發展等原因，遂使日本陷于極端嚴重的米慌，電力恐慌，煤炭恐慌。這種恐慌，前者直接關係于人民生活，後二者直接關係于日閥侵華資本——軍需工業的存亡，因之，造成了日本政治上的重大危機。阿部內閣倒台，就是爲了經濟問題無法解決；日本的統治階層一致擁戴近衛文磨重登首相的交椅，而近衛嚴加拒絕的藉口，也就是所謂經濟問題。因爲日本國內經濟的恐慌，已經演成政治的危機，當然直接影響到在華的作戰；而日閥在華的作戰，也已消耗了他一半的國力，而戰爭的前途怎樣呢？非但是渺茫到使前線日本士兵，日本國內的人民，摸不着頭腦，以至于厭戰反戰的風潮，一天天地高漲；連數十年如一日在議壇上過生活的「賢明」老政治家齋藤隆夫都懷疑到不能

不在第七十五屆議會席上向軍閥質問侵華戰爭的目的何在，前途如何了！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必然地，就使日閥吃了湘北、粵北及桂南的大敗仗！這就是說，時至今日，日閥已再衰三竭，毫無大規模再舉進攻的能力了。所以，日閥的政略與戰略就必然地改變，那就是：由速戰速決，到速和速結，利用我國的沒落了腐爛了的民族殘渣——漢奸敗類做他的「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特務，在先行王逆克敏，梁逆鴻志，在後有汪逆精衛，而汪逆精衛又是羣狗中最大的，在敵人面前最馴服的，賣國賣得最徹底的一個！

現在，汪逆偽組織成立後的現在，日本對我國的所謂「事變處理方針」，是如日閥的御用論客今中次郎氏所說：「是已經從日本對中國的問題，轉變爲『新政權』對重慶政府的問題」了。所以，「新階段上的日本對華工作，若依然僅求之于武力的方面，那是錯誤的。不能不把重點放在經濟工作上了。」

在這樣改變了的政略與戰略，它的特徵是怎麼樣呢？是不作大規模的冒險進攻，寧是縮小戰線，保守據點，並進行敵後方的

游擊隊掃蕩工作，企圖由點線的據守，到面的佔領，在「綏靖」了的佔領區內，掠奪我豐富的資源。在敵人進行這樣的陰謀時，當然推行其徒華亡華的一貫法寶——收買與利用漢奸。汪逆精衛，就是中華民族所最不恥的天字第一號漢奸。汪逆兆銘與日國簽訂的一口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一及其附件，就是敵人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從所未見的苛刻條件，而可恥可恨的汪逆精衛，竟做了這個深陷泥沼，行將氣絕的盲人（敵人）的引路人！從這一點看，難怪日本軍閥像西洋婦人玩愛犬一樣的愛撫他；更難怪我全國人民憎恨汪精衛憎恨到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汪逆精衛，以一個「革命」元老，走到做頭號漢奸的道路，不理解他的做人的成長過程的人，乍看起來，似頗奇特。其一點也不是偶然的。他感情用事，意志薄弱，從早就決定並且表現了他在政治生活上的無節制無常的。根據熟悉辛亥革命以後的內情的人的說話，根據國民黨史的資料，我們知道，總理早就在書信中批評過汪逆精衛的動搖妥協，不能有大作為；總理臨死時，尚稱我死後汪兆銘容易被人收買，現在一切的事實，完全証明了作為偉大政治家與革命家的孫先生底先見之明！所以有此迷信的人就相信相家之言，說汪逆精衛是菓子肥大而無骨，終身毫無操守之可言。九·一八以後，直至七·七事變爆發的期間，汪逆精衛每借抗日救國的美名，行對日妥協的事實；從七·七到他逃出重慶為止，也是潛在抗戰陣營中，陰行與日閥勾結，歪曲政府抗戰國

策，離開全國抗戰陣線，以企圖遂其對日投降妥協之陰謀，則其後來脫出重慶，繼之以奔走哭哀于東京日閥之門，終之以在南京成立偽組織，做敵人的頭號特務，不是毫不足為奇的必然發展嗎？

汪逆精衛現在是敵人亡華滅華的第一件重要工具了。現在敵人的政略與戰略已不着重在武力的進攻，而着重在政治的陰謀與經濟的掠奪，而汪逆精衛就是替敵人做這種工作的先鋒。敵人要收買一切動搖妥協的民族敗類，以分化我抗戰陣線，汪逆精衛恰恰給敵人做了和仍在做着這種工作；敵人是要用內藏毒質的「香糖來」灌滿區內的純潔老百姓，供其利用，使我國民衆自己人打自己人，或供其從事開發的苦役，汪逆精衛就用「和平救國」的美名去替敵人收攬民衆（自然我們的民衆是不會被其欺騙的！）的先鋒。

從那裡去找日汪這種陰謀的証明呢？汪逆偽組織的罪行，就是証明。不過我們更可從日本的輿論去找旁証。

最近敵人國內的輿論對於爭取我國的民衆一事，極端重視。前述論客今中大勝氏說：「我所說的經濟方案，是給中國民衆作下安居樂業的基礎，使因為戰爭而逃避到各方去的民族資本和文化人們，能够復歸到日偽方面來」

「盡可能滿足中國民衆的根本要求，是賢明，而且最有效。效的日本對華政策，這是極明白的事情。除了這一方法，是

再沒有別的方法能引導重慶政府于崩壞的」。

「日本如果極寬大地承認偽組織下的中國民衆之經濟的獨立自主權，承認其必要的經濟活動的自由，則中國民衆對偽組織的支持，自會增大強化，從重慶脫落者日增，就能誘致重慶政府的自然崩壞了。」

因此，這位堪爲日閥謀士的論客主張：

「在經濟合作上，必要的原則是：第一，不使中國民衆的職業戰線狹隘化；第二，給既成民族資本的復歸以可能性；第三，不阻害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以上所引，俱見中央公論四月號今中次歷作：「汪偽組織的成立與事變處理的新階段」）

這位論客所說的，當然是胡說，是放屁！我全國的民衆，不管什麼職業，什麼階層，都深切了解非抗戰無以圖存，中途妥協就是整個滅亡，而赤誠擁護我們唯一的重慶國民政府。又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所明訂，日閥根本就絕對不會給我國人民以任何方面的自由。

其次，正如「中央公論」，「日本評論」，「改造」，「橫田實」，坂西利八郎，等論客所說，是「排除一黨專制，偽組織網羅

臨時，維新，蒙古三既成政權與在野各黨各派的賢能達識之，在全民政治的新政制下，還都南京，實施憲政……」

日閥這一重大政治陰謀，是有雙重作用。對我國是分化我，破壞我抗戰陣營；對日本是利用各偽組織的相對獨立，以便利其予取予求，「以華制華」的毒辣政策。我們倒願反詰日本閥爲什麼在你們國內就拚盡力氣摧殘議會政治，提倡法西斯化的國一黨？這豈不是獨厚于中國人民而偏薄于日本人民嗎？不是的！這是日閥滅華的一貫政策，這政策是要求我國四分五裂而不願見我國統一的。以上所述的毒辣的經濟的與政治的陰謀，不都是由頭號漢奸汪精衛去一手擔當起來幹了嗎？我們說他是敵人的先鋒特務，是有根據的。

不過，我們光指出日閥的陰謀是不够的；我們光罵汪逆精衛的罪大惡極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明白了了解了日汪的陰謀後，針對着他們這種陰謀，加緊團結，堅持抗戰，展開各線的反攻，強化游擊區內的政治工作，賑撫災傷，發展工業，吸收港滬遊資，按插失業人民，實施憲政，使官民與軍民更能打成一片，以粉碎日偽一切在淪陷區的掠奪及爭取民衆的陰謀。我們要

以工作去縮短日閥和汪逆精衛回陰府的老家去的時間。

## 日閥爲什麼要搬出汪偽組織來？

楊·夷·

汪逆精衛自前年脫離了我們抗戰的陣營，投入日本軍閥的懷抱甘爲傀儡走卒之後，到現在已經是一年多了。這期間汪逆爲了更表現他的罪惡，曾不惜奴顏屈膝地幾次去懇求他的主子——日閥給他製造一個「中央政府」。但他不知他的主子正有着無限隱憂，許多原因不能使日閥如意地把這幕醜劇排演出來，於是只好延期復延期，一度喧囂之後不久又沉沉地靜下去，日閥不能如意地演出這幕醜劇，當然也不大稱心，不過，我們想，大概早已急煞了汪逆精衛了。在從前，我們會經很堅定地斷定過汪逆這幕傀儡劇不會演出來，就算演出也沒有多大效用，但現在消息傳來，這幕醜劇已于上月三十日在南京正式開演，爲什麼日閥要在這時期把這幕不大如意的傀儡劇開演呢？從這裡，我們更可以看得出口閥已到了日暮窮途。日閥之所以成立了汪偽組織，正可以說明了在日閥身上的諸壓力已一天增加，死神的黑手已把日閥包圍起來，他非利用這傀儡劇來換換光景，希望

也許得到一點轉機不可。所以，如果分析起來，日閥之所以要成立汪偽組織，至低限度也有下列的幾點不得已的原因：

第一，是表示了日閥已經沒有了希望求得一個直接解決中日事件的辦法。日閥一向都夢想着一個「東方慕尼黑」的實現，希望利用第三國對中國的壓迫去直接滿足他的慾求，可是，自從蘇芬戰爭和平之後，帝國主義國家的反蘇活動，已經沒有那麼緊張，而日閥想利用帝國主義在反蘇活動上可能一致這一點上去替他解脫正在深陷于中國的泥足這個希望，已經宣告了絕望，同時英美等國家對於解決中日事件也未能一致，雖然英國對日本會不絕作着種種的退讓，但美國却恰相反，在外交上對日一步步的加重其壓力。另一方面由于我們中國的抗戰愈戰愈強，也使這「東方的慕尼黑」根本無法出現。所以日閥想利用第三國對中國的壓迫以直接去滿足他的慾求這一點，已完全無望。

第二，是日閥已知道完全以武力來征服中國是不可能。在抗戰之初，他們以爲幾個月頭便可以把中國打服，而且曾作過「中國事變只需六個月便可結束」的大言。但是，到現在已經整整打了三十四個月了。中國雖然南京，武漢，廣州都失陷了，却並沒有屈服，而且是愈戰愈強，日閥軍事進攻，到今日顯然已成爲強弩之末，湖北，粵北，及桂南的慘敗，已經使日閥明白了倘再以軍事進攻，只有是自尋死路，因此桂南一敗後，汪偽組織乃不得不搬了出來。

第三，是日本經濟的枯竭及內部的矛盾，到現在已經更加尖銳化。由于戰爭的延長及戰線的擴展，使日本戰前所積蓄的貨物均已蕩盡，日本對中國戰事每月的支出，不斷的増加，據歐洲的報紙的估計，在中日戰爭的頭一年，日本直接和間接的軍事支出，每月要五萬萬元，在一九三九——四〇年的預算年度，本年三月日本議會第七十四次會議所通過的直接軍事費（間接的軍事費不在內）每月就超過五萬萬三千五百萬元。尤其是歐



戰爆發之後，日本在海外可能獲得的資源已大大地減低，例如最近鬧得極兇的煤荒米荒，以及鋼鐵和其他重要的生產原料等等，由于種種物質的缺乏影響到整個政局的空前混亂，而且跟着侵畧戰爭所帶來的階級矛盾和人民反戰情緒的日漸高漲，使日閥感到手忙脚亂。

以上三種日閥的致命傷迫着日閥走頭無路，在無可奈何的絕望中，他們只好拉出汪記的傀儡班來試用一下。

不消說，汪偽組織的成立，是斷不會替日閥解決了什麼的，尤其是希望利用汪偽組織來達到解決中日事件這一點，那真是等於痴想。不過，我們仍然不能不說，汪偽組織的成立，其事雖小，但無論如何多少還是有一點作用的，至于牠作用會達到怎樣程度，那自然要看今後的整個形勢的發展而定，我們對于這偽組織的成立，當不必過于重視，但却不能熟視無睹而輕輕忽畧過牠。

首先，是汪偽組織所標榜出來所強調的反蘇反共的招牌，這是極堪我們注意的。無疑地，日閥由于在外交上的對中日事件不能找到出路，在軍事上又不能打服中國，所以早已轉變而為陰謀的政治進攻，這進攻對國際而言，日閥是看到了反蘇反共是帝國主義

## 汪精衛在法律上應受之刑罰

李薰

七七事變，中華民族遭逢在歷史上空前未有之最大的危機；爲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畧，以拯救國家于垂亡，在民族至上的精神感召之下，各黨各派與各階級的人士，深明大義，且感到切膚之痛，便一致精誠團結起來，把物力，財力，人力貢獻于國家，所以在戰場上數百萬大軍，以血以肉；拼敵人的炮火，堵塞敵騎的前進。在後方無數熱血的青年男女，不辭勞苦，負起宣傳，組織，救傷的艱巨工作。在淪陷區域內無數流亡的同胞，担挑着日夜的飢寒，誓爲祖國民族而盡忠。在這各方面所充分表現出來的就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底精誠團結；四萬萬五千萬顆心，祇有一個希望，希望抗戰達到最後的勝利，保護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冀東亞永久的和平。

在這悲壯神聖抗戰的洪流中，每一個同胞，無不擁護抗戰，無不堅信抗戰會達到最後的勝利，祇有汪逆精衛自詡聰明，憂心黨國，看見各大城市相繼退守，大軍西撤，認爲軍事上之失敗，將使國家處于萬劫不復之地。然而汪逆精衛不了解抗戰之最高覺悟，而竟至帶着驚慌的心，潛逃首都，留居河內。利令智昏，卒受敵人利用，妄發詭電，主張和平，居然叛國，甘爲民族之罪人。夫汪精衛之叛變，不足爲怪，蓋汪氏之一生言行，無時不在撲朔迷離之變幻中，過去的史實，昭昭如在眼前，由反共而聯共，由聯共而討共；由反對地方軍閥之割據，而勾結地方軍閥叛變中央。繼而擁護中央唱討軍閥，汪精衛之一生行傳在於變，變之本質在於利，有利可圖，儘可以出賣自己的人格，出賣國家，早爲國人所共棄，政府念其稱造民國之功，固許其尸居餐位，汪氏猶恐不（知過）畏法，進而出賣國家，出賣民族，彼既早爲國人所共棄，今日之叛國行動，絲毫不搖動抗戰，今就依刑法審判汪氏之非法行

所共同要求的，雖然在目前帝國主義的反蘇活動已不熱鬧，尤其是自蘇芬和平之後，這活動已差不多消聲匿跡，但反蘇無論如何是我們不能忘懷的，這裡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且反蘇是帝國主義國家可能一致的。日閥和汪偽組織之所以強調和標出反蘇的大幟，換言之，就是對國際聲明他們願意做反蘇的先鋒，這一點，雖然大家都早已知道日閥的力量有限，不會做出什麼效果來，但這樣說，至低限度也是帝國主義者們所喜聽樂聞的。所以，日偽和汪偽組織便利用了這個招牌，希望去騙取帝國主義國家的讓步和承認，並且，假若在將來帝國主義者反蘇的洪流又高漲的時候，那麼，汪偽組織就自然更容易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承認啦！這是汪偽組織利用反蘇反共的招牌在國際上的陰謀作用。在他方面，對我們中國而言，是利用反共去挑撥我們國共兩黨的團結，從而分化我們的抗戰陣容，使他們的主子——日閥不戰而達到吞滅我國的目的。這個陰謀是相當刻毒的。爲了避免了敵人的當，爲了避免了汪逆的陰謀，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前提下，當然他們的這種陰謀斷不致發生了些微的效果，但我們也不能否認，直到今日止，兩黨的合作，仍沒有達到盡如人意的程度，今後我們更應該加倍努力合作，加倍警惕敵偽的陰謀。這次參政會特種委員會的處置方案，是使我們對這問題抱着無限希望的。

爲，明國人誅汪有應得之罪，苟汪氏天良未泯，速而自首以受刑。

#### 1 戰時外患罪

所謂戰時外患罪者，謂于戰時或將開戰時所犯之外患罪也。

現行民法分戰時外患犯，大別有四：一，通謀開戰罪；二，抗敵民國罪；三，助敵罪；四，妨害軍需罪。今汪精衛在抗戰軍興的時候，擅離首都，煽惑各地守土將領，叛變中央，降歸敵國，今潛居淪陷區域內，在敵人勢力之下，不僅爲敵人執役，且組織偽軍，供敵利用，械抗中華民國，其目的與敵國行爲，同一目的；顛覆政府；消滅抗戰的力量；竊據國土拱送敵國；取消中華民國的國體，願受敵國之保護。此種非法行爲，顯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中華民國人民，在敵軍執役，或與敵國械抗中華民國，或其同盟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一百零七條，第二項第三項，（在與外國開戰或將開戰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第二項，代敵國招募軍隊，或煽惑軍人使其降敵者。第三項，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不守紀律或逃叛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今汪精衛一行爲而犯抗敵民國，與加重助敵的兩重罪，其犯罪事跡，已昭著人間，冒犯戰時外患罪，則罪應有所得矣。

#### 2 洩洩機密外患罪

洩洩機密外患罪者，謂使敵國得知國防上應秘密之犯罪行爲。此種罪犯行爲，可別爲二：一，洩洩或交付國防秘密罪，二，刺探或收集國防秘密罪是也。汪精衛在未附敵以前，身居國家要職，嘗參與國防秘密之會議，和贊與軍戎之秘密，今既附敵，必將國防上之一切秘密，洩洩給敵人，不庸疑義。汪氏此種犯罪行爲，雖一時指不出証據，當其潛居河內所發之「舉一個例」，已洩洩國防秘密之明証矣。此種行爲，顯屬故意，本罪構成之要件有三，即客體，行爲，故意。均已具備，自然觸犯刑法第一百零九條（洩洩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 3 殺人罪

汪精衛爲達到賣國之目的與組織偽政府企圖，便恣意活動，恐嚇

其次，是利用汪偽組織來進行他的經濟的掠奪。在這一點上，一方面是第三國在華利益的剝奪，又同時用種種威迫利誘的手段去迫使第三國對汪偽組織的承認，以達到日閥他們在華的完全獨佔統治。另一方面是利用汪偽組織去加強對我淪陷區的榨取，以達到「以戰養戰」的政策；希望在這個相持的階段上，盡量搜刮榨取，掠奪以補救一下牠的經濟危機，以充實他的侵略力量，作為將來最後進攻的準備。抑且，敵人爲要達到他的盡量在淪陷區搜刮榨取計，又必然加緊對我在敵後的游擊區的「掃蕩戰」，以加強其在淪陷區的統治的。

然而，上述的日閥利用汪偽組織的種種企圖，是否會能够得到效果呢？這主要的就要看我們是否能以堅決的行動針對着這些陰謀去加以全部的粉碎了。

我們既明白了敵人的陰謀，爲了要爭取最後的勝利，因此，第一，必須在外交上加強友邦對我的同情和援助，以粉碎敵人在國際上的企圖。第二，對內必須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以粉碎敵人的政治進攻。第三，必須展開敵後的游擊戰，加強淪陷區內的政治工作，以粉碎敵人的「以戰養戰」和「掃蕩戰」假如我們能做到這些，則儘管敵人的陰謀是如何的毒辣，也必終歸于失敗無疑了。

廿九年四月廿三夜

于青山斗室的燈下。

淪陷區的民衆，及上海租界的學生，加入偽組織，擁護偽政府，所謂恐嚇者乃以將來之危害，通知被害人，而使生恐怖之心，迫被害人服從自己之不法行爲，但在精衛使用這種恐嚇手段，很難屈服愛國之民衆，與熱血的青年，汪氏爲了達不到目的，便對被恐嚇者加以殺害，此種現象，在上海與淪陷區內屢見不鮮，雖然暗殺之行爲，不出自汪氏之手，却是汪精衛之指使，自然構成殺人之間接正犯。顯犯刑法第二百零七十一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之有期徒刑）。如王開疆先生之蹈海而死，其死由於被汪精衛之囚禁，強迫參加賣國行動，王先生爲洗脫漢奸之恥辱，遂憤而自死，王先生之死，汪氏豈能辭其咎。

從法理上說，政治犯並無犯罪，爲了政治犯的行爲，不是寡廉鮮恥，其目的不是爲着一己的利益，而是以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爲前提，至少在他個人的感覺上是如此。蓋法律乃懲罰犯法之惡意爲目的，縱然過失行爲，有時受到刑事上之裁判，但這種裁判，並不是法律之目的，蓋法律之制定，它的一面是根據正義，所謂正義，是社會心理的表現，自有社會心理上的權威，成爲社會上一種規律，政治犯之行爲，如果不違反社會的正義，則不受社會之規律矣，雖觸犯刑法，在形式上是犯罪，而實際上並沒有犯罪之行爲，今社會上有一些人說汪精衛是政治犯，這是極端的謬誤，試分析汪精衛的行爲與目的，證諸治理，就可以窮形汪精衛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罪犯。

精衛的行爲，破壞抗戰，幫助企圖消滅中華民國之敵人，抵抗中華民國，不是謀國體之變更，而是消滅國體，不是變更主權，而是喪失主權，其目的出賣國家，將主權獨立之中華民國，願受敵國之保護，而求汪氏個人的利祿。然而汪精衛這種行爲，是不是求國家的利益，求國民的幸福。揆諸社會上的正義，這明明是一個叛國犯，受着社會心理上底權威的規律，亦爲國人所共棄。由此證明汪精衛純粹是一寡廉鮮恥，認賊作父的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千古罪人，與政治犯不可同日而語矣。國人急起而誅之，汪精衛應知罪戾重深，惟自殺纔可以謝國人。

四月廿三夜完稿于黃盧

## 如何紀念今年的五·九

平

沉痛的恥辱的「五九」又來了。一想起二十五年前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我們必然的想起現在的頭號漢奸汪逆精衛與日閥簽訂的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其附件，乃至三月三十日在日閥的槍光劍影下成立的南京汪偽組織。

二十五年前，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激烈開展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看到英法美諸國無暇東顧，便執行田中奏摺中的大陸政策，舉起了侵略我國的屠刀！當時做着黃帝夢的袁世凱，腦筋裡只知道如何維持鞏固自己的祿位，全不知道國家民族的安危存亡。於是敵人的亡華條件一提出來，加以幾聲恐嚇，便俯首帖耳，簽字了。

二十三年後，正在日閥的法西斯兄弟德意二國，在歐洲向阿比西尼亞，西班牙等國進行侵略時，就又野心勃發，想一舉吞滅了全中國。七七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然而，二十多年後的中國，決不是袁世凱時代的紙老虎，而是在無數內憂外患中磨煉，特別是經過北伐的經驗教訓，及九，一八以後的奮發自勵的猛獅子了；七，七的號砲一响，全國上下，在領袖領導下，展開了民族革命的全民對日持久抗戰了。在戰爭的持續中，我們雖然失去了平津京滬，武漢和廣州，可是，敵人所佔領的，只是幾條交通大道上的點與線，而我們所消耗了敵人的，却是極大極大，這是我們戰略上的成功，這成功使我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更為堅定與強固，特別是到今日，我們在戰略上已改守為攻，敵人已到了總崩潰的前夜了。在這個時候，全國軍民，只有更加興奮鼓舞，為抗戰而獻身工作，以加速最後勝利之到來。

然而，頭號漢奸汪精衛，却只驚倒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之下，而完全不看到敵人力，物力，財力的枯竭，及我國人力，物力，財力的富厚與韌性，而和敵人勾結，于前年末脫出了重慶，去年一再飛哭于東京日閥之門，去年末與日閥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于今年三月三十日成立偽組織于南京。

二十一條約，是日閥亡華的第一步，範圍尚不及汪日密約之廣泛；而汪日密約，簡直是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水上到天空，都徹底賣給了日閥了。所以我們說：汪逆賣國比袁世凱徹底得多，他的罪惡，也比袁賊大了千百倍！我們今年紀念五·九，真是舊恨新愁，我們要以過去廿餘年來憎恨袁賊之心，千百倍地來憎恨汪逆兆銘！我們要以擁護政府，擁護抗戰，消滅汪逆偽組織紀念今年的五·九！海外僑胞尤應以出錢出力，並用一切方法防止汪逆爪牙在海外之活動來紀念今年的五·九！我們要爭取于明年的五·九，在南京城下鑄一個汪逆跪像，使子孫百代唾棄他！

## 民言 第一期

民國廿九年五月十日出版

編輯出版 廣東國民大學

正校 廣東開平樓岡

第一分校 香港青山芳園

第二分校 九龍新填地街

印刷者 文華印務公司